

<<唐宋传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宋传奇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3305383

10位ISBN编号：7533305388

出版时间：1997-11

出版时间：齐鲁书社

作者：鲁迅 校录

页数：267

字数：18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唐宋传奇集>>

### 内容概要

《唐宋传奇集》，是鲁迅先生“发意匡正”明清时期纂辑的古代文言小说集“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造成的混乱，而依据宋代《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集重新辑定的一部颇有版本价值和影响的唐宋单篇文言小说集。

唐宋传奇作为唐宋文言叙事文学中的一枝奇葩，以共生动人物刻画和故事的传奇色彩对宋元平话戏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集内收入不少传统名篇，爱情豪侠、志人志怪，内容丰富多彩，并有对传奇作者、版本、来源出处的考证，经过数十年的流行，成为一部很受欢迎的传世佳集。

本集编写于1927年，同年由北新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

<<唐宋传奇集>>

作者简介

鲁迅校录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 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原名周树人, 字豫才, 浙江绍兴人。1918年, 首次用"鲁迅"为笔名, 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在他从文的30年间, 共有"述著29种, 250余万言",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唐宋传奇集>>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例卷一 古镜记 补江总白猿传 离魂记 枕中记 任氏传卷二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柳氏传 柳毅传 李章武传 霍小玉传卷三 古岳渎经 南柯太守传 庐江冯媪传 谢小娥传 李娃传 三梦记 长恨传 东甯老父传 开元升平原卷四 莺莺传 周秦行纪 湘中怨辞并序 异梦寻 秦梦记 无双传 上清传 杨娟传 飞烟传 虬髯客传卷五 冥音录 东阳夜怪录 灵应传卷六 卷七卷八卷末附录

## &lt;&lt;唐宋传奇集&gt;&gt;

## 章节摘录

旬余，郑子还城。  
 崧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玄然对曰：“歿矣。”  
 崧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  
 徐问疾故。  
 答曰：“为犬所害。”  
 崧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  
 崧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  
 崧惊讶叹息不能已。  
 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恻而归。  
 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  
 其后郑子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枥马十余匹。  
 年六十五，卒。  
 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崧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  
 后崧为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歿而不返。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  
 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  
 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  
 惜哉！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  
 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  
 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  
 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  
 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沈既济撰。  
 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  
 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  
 王意疑惮之。  
 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  
 都邑迁徙，宗庙崩坏。  
 衅起他族，事在萧墙。”  
 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  
 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  
 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  
 王亦知之。  
 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天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  
 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  
 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  
 诸孙留此，无以为念。  
 后三年，当令迎卿。”  
 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  
 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  
 王顾左右以送生。  
 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  
 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  
 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  
 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

## &lt;&lt;唐宋传奇集&gt;&gt;

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

生逾快快。

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

俄出一穴，见本里间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觉流涕。

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其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

生甚惊畏，不敢前近。

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

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

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

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

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

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崇。

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寻穴究源。

旁可袤丈。

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

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

有蚁数斛，隐聚其中。

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

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

此其王矣。

即槐安国都也。

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

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圻，嵌宫异状。

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

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

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

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

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

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

是夕，风雨暴发。

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

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

此其验矣。

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

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

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

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

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

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

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

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

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白淮浦，偶觐淳于生焚，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

## &lt;&lt;唐宋传奇集&gt;&gt;

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

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元和十年，亚之

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

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

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

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

客曰：“愿备听。”

陇西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

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质得故豪家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

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

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修绅，被广袖之襦。

风大说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

而君容妾宇下，焉有自邪？”凤曰：“愿示其书之目。”

美人曰：“妾好诗，而常缀此。”

风曰：“丽人幸少留，得观览。”

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

凤发卷，示其首篇，题之曰《春阳曲》，才四句。

其后他篇，皆累数十句。

美人曰：“君必欲传之，无令过一篇。”

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

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空换九秋霜。”

凤卒诗，谓曰：“何谓弓弯？”曰：“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

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弓弯以示凤。

既罢，美人泫然良久，即辞去。

凤曰：“愿复少留。”

须臾间，竟去。

凤亦觉，昏然忘有所记。

及更衣，于襟袖得其词，惊视复省所梦。

事在贞元中。

后凤为余言如是。

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客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

“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

明日，客有后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玛，吴兴姚合，泊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

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

闻宫中出辇，鸣笳箫击鼓，言葬西施。

王悼悲不止，立诏词客作挽歌。

炎遂应教，诗曰：“西望吴王国，云书凤字牌。”

连江起珠帐，择水葬金钗。

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

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

词进，王甚嘉之。

及寤，能记其事。

炎，本太原人也。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

元和十三年春擢第。

## &lt;&lt;唐宋传奇集&gt;&gt;

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

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茱阳逆旅。

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

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

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

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乃元和八年也)。

翼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暝，不知时之早晚。

县宰黎谓留饮数巡。

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辘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脚蹠焉。

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露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

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

至是不知所届矣。

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

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

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

雪势愈甚。

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

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

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

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

”徐闻人应：“老病僧智高在此。

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从以致火烛。

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

兼撒所借刍藁分用，委质可矣。

”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

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出处。

”曰：“贫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碛西。

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

到此未几，房院疏芜。

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

”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

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如来，非妄立喻。

今高公是我导师矣。

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

”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

遂闻云：“极好雪。

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

”或曰：“朱八丈合先行。

”又闻人曰：“路甚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

”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

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

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

”自虚昏昏然，莫审其形质。

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

其人先发问自虚云：“客何故踣玛(丘主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

其人因请自虚姓名。



## &lt;&lt;唐宋传奇集&gt;&gt;

对曰：“进士成自虚。

”自虚亦从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

请各称其官及名氏。

”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

”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

”次一人曰：“去文，姓敬。

”次一人曰：“锐金，姓奚。

”此时则似周坐矣。

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

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

今夜景象宛在目中。

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

”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

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

”自虚茫然如失，口怯眸眙，尤所不测。

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

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

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

”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机当为羈)于维縶，巍巍道德，可谓首出济流。

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曷当为褐，用毛色而讥之)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顽钝，阙下桂玉，煎迫不堪。

旦夕羈(羈当为饥)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

近蒙本院转一虚衔(谓空驱作替驴)，意在苦求脱免。

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

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

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就未敢。

”自虚曰：“今夕何夕，得闻佳句。

”倚马又谦曰：“不揆荒浅。

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

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

(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

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慰当作喂)羈(羈当作饥)情。

”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

”

……

## &lt;&lt;唐宋传奇集&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例 东越胡应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尝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

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

”其言盖几是也。

贻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

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

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摭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剽几尽。

夫蚊子惜鼻，固犹香象，嫫母护面，詎逊毛嫱，则彼虽小说，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而换头削足，仍亦骇心之厄也。

昔尝病之，发意匡正。

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沉》五部讫；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

而屡更颠沛，不遑理董，委诸行篋，分饱蝉蠹而已。

今夏失业，幽居南中，偶见郑振铎君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

惜《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逃，盖于故旧，犹存眷恋。

继复读大兴徐松《登科记考》，积微成昭，钩稽渊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传》作证。

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

弥叹虽短书俚说，一遭纂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

顿忆旧稿，发篋谛观，黯澹有加，渝敝则未。

乃略依时代次第，循览一周。

谅哉，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

千里《杨倡》，柳理《上清》，遂极庠弱，与诗运同。

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特《夜怪》一录，显托空无，逮今允成陈言，在唐实犹新意，胡君顾贬之至此，窃未能同耳。

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

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

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玩绎之乐耶。

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

结愿知幸，方欣已歛。

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

犹有杂例，并缀左方：一、本集所取资者，为明刊本《文苑英华》；清黄晟刊本《太平广记》，校以明许自昌刻本；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明翻宋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原本《说郛》；明顾元庆刊本

<<唐宋传奇集>>

编辑推荐

在一个延续的文化系列中，每一文化形态都是承前启后的。也许是唐宋的诗词太过于辉煌，以致在今天我们很难从这些光环中穿过来窥见其它的文学样式，面对纷纭浩瀚的史籍，全也难辨真假。这里问你展现一个唐宋传奇的世界，一个真切原貌的世界，让你进入一种文化发展的延续与真实。

<<唐宋传奇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